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三

哲宗皇帝

臺諫言蘇軾　策題詩謗附

元祐元年十二月庚子左司諫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臣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爲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爲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後之爲人臣者惟宜揚其先烈不當更置之議論也今來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以仁祖難

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反以媮刻爲議論獨稱漢文
宣之全美況謂仁祖神考不足以師法不忠莫大焉伏望
聖慈察臣之言特奮睿斷正考試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
忠者策題藉軾文也詔特放罪光庭又言軾罪不當放其
言攻軾愈峻且稱軾嘗罵司馬光及程頤軾聞而自辨曰
臣切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
之語臣退伏思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有官有司
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有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
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
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温伯之詞末篇
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用第三首臣愚意

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
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所鑠詔追回放罪指揮
或言朝廷謂光庭所言非是將逐去之御史中丞傅堯俞
侍御史王巖叟恐遂逐光庭則所口益大乃各上疏論軾
不當置祖宗於議論之間猶未顯斥其有譏諷意也疏入
不報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
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帝也朱光庭
指以爲非亦太甚矣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有親
而蘇軾嘗戲薄程頤亦以光庭爲程頤報怨而屢攻蘇軾
審如所聞則光庭固已失之而軾亦未爲得也且軾薦王
鞏爲不知人嚴程頤爲不愼言舉此二者罪之則當也若

指其策問爲譏議二聖欲深中之以報親友之私怨誠亦過矣　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當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戲程頤云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皆大笑結冤之端蓋自此始軾非無過也　二年正月乙卯傅堯俞王巖叟相繼上疏論蘇軾不當置祖宗於議論間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旣皆不報是日巖叟堯俞又各上疏論之　甲子詔王巖叟傅堯俞朱光庭以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不當累有章疏令看詳得是非譏諷祖宗只是論百官有司奉行有過

今執政召逐人面諭更不須彈奏　庚午翰林學士蘇軾

言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所不敢深辨蓋以深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聖明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申明其無罪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册書之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嘆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似亦有罪若不實言是欺陛下也臣昔於仁宗朝制科舉所進策論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污屈己以裕人也臣

區區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覩二帝臨御以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偷而使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隳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寛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譏諷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頋因臣此言警策在位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

死且不朽　辛未傅堯俞王巖叟入對論蘇軾策題不當
堯俞既口劄子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對
曰此雖數句言語緣係朝廷大體不是小事須合理會又
曰蘇軾更不是譏諷祖宗對曰若是譏諷祖宗則罪當死
臣等不止如此論列既止是於思慮言詞失輕重有傷事
體亦合畧有行遣云云巖叟因於袖取軾所撰策題就簾
前指陳未終簾中忽厲聲曰更不須看文字也巖叟又進
讀劄子簾中極不以爲然堯俞曰如此則是太皇太后主
張蘇軾又厲聲曰太皇太后何故主張蘇軾又不是太皇太
后親戚也巖叟曰陛下不主張蘇軾必主張道理願於道
理上斷事適蒙宣諭言官有黨臣等不知有黨無黨但只

據事之是非論列陛下亦只當看事理如何云云遂下至臺中堯俞與巖叟待罪乃同奏曰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蒙宣諭謂臣等黨附諫官朱光庭彈奏翰林學士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不當事臣等誤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詣臺供職伏俟譴斥自十九日各家居已而却降出堯俞巖叟劄子付三省　己亥三省進呈傅堯俞王巖叟論蘇軾劄子執政有欲降旨明言軾非者太皇太后不聽因曰軾與堯俞巖叟光庭皆逐執政爭以爲不可　丙子詔蘇軾所撰策題即無譏諷祖宗之意又緣自來官司試人亦無將祖宗治體評議者蓋學士院失於檢會劄與學士院令知蘇軾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各疾速依舊供職蓋

從右僕射呂公著之議也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亦言蘇軾止是臨文偶失思慮本非有罪聞言者未已蓋此事或聞因小有言恐致交相攻訐流弊漸大望聖慈深察召來宣諭之意只乞以朝廷本置諫官蓋為補朝廷闕失及奸邪害政令人臣小過本無邪心諫官不須深論若其引咎求去則云朝廷不欲以小事去言官爾等當共成朝廷之美則必不敢更有他說　十二月壬寅監察御史楊康國言臣昨於朝堂見百官衆首共議學士院撰到召試廖正一館職策題問王莽曹操所以攘奪天下難易莫不驚駭相視其時臣未有言責無緣上達徒自震恐寒心而不忍聞也此必無人為陛下言不可狀致朝廷尚稽竄責臣今幸

遇聖恩擢置言路豈敢畏避緘默偷安竊祿有孤陛下任
使之意哉撰策題者蘇軾也　甲辰監察御史趙挺之奏
曰蘇軾專務引納輕薄虛誕有如市井俳優之人以在門
下取其浮淺之甚者力加論薦前日十科乃薦王鞏其舉
自代乃薦黃庭堅二人輕薄無行少有人比王鞏雖已斥
逐補外庭堅罪惡尤大尚列史局按軾學術本出戰國策
蘇秦張儀從横揣摩之說近試學士院廖正一館職乃以
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爲問此數人者忠臣烈士
之所切齒而不忍言學士大夫之所忌諱而未嘗道今二
聖在上軾代王言專引莽卓袁曹之事及求所以篡國遷
延之術此何義也考其設心罪不可赦使軾得志將無所

不爲矣　三年正月丁卯侍御史王覿奏蘇軾去冬學士院試館職策題自謂借漢以喻今也其借而喻今者乃是王莽曹操篡國之難易搢紳見之莫不驚駭軾習爲輕浮貪好權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專慕戰國縱橫捭闔之術此前日策題所以虧損國體而驚駭羣聽者非偶然過失也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以爲進取之資巧謀害物以快喜怒之氣或未欲深罪軾即宜遣與一郡稍爲輕浮躁競之戒　三月辛未蘇軾言臣伏思念頃在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從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爲學士後便爲朱光庭王巖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

先言任意取文雖聖主知臣無罪然竊自惟蓋緣臣賦性
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親迫故致紛紜亦理之
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欲默
而不乞則是與臺諫爲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今既未許
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閑
慢差遣如秘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
衆人側目可以少安　四月辛巳軾對於內東門小殿既
奉旨太皇太后忽宣諭軾曰官家在此軾曰適已起居矣
太皇太后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軾曰汝州
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致
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軾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

不關官家事軾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也軾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事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皇帝忽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軾拜而出撤金蓮燭送歸院　十月己丑翰林學士兼侍御蘇軾言臣近以右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寔亦有故臣與故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

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
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
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論有言不便約共攻之
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
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
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
一例疾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
著作郎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
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
求公文來往士人傳笑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
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豈堪此選又挺之之妻父郭槪爲

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害民朝旨委概體量而概附會隱庇臣弟轍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概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猶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衊所言利害不許相度近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為黨孫覺言丁騭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推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外廷之人具曉此意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伏望聖慈念臣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四年三月丁亥翰林學士蘇軾為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從軾請也旣踰月軾言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
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
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指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
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補外臣平生愚
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
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惡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
確等奸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仇疾臣今日復因
臣言鄆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爲大奸故黨人共死力搆
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
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伏望
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附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

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
臣則雖死無所恨矣　四月癸卯給事中趙君錫奏蘇軾
乞外任遂除杭州雖聖恩優渥待軾不替而中外之望觖
然解體何者軾之文追拔六經蹈藉班馬自成一家之言
國朝以來惟楊億歐陽修數人而已今軾飄然去國則憸
人奸黨必謂朝廷稍厭直臣奸臣且將乘隙僥尋復進實
係消長之機伏望收還軾所除新命復留禁林仍侍經帷
以成就太平之基　元祐六年正月丙戌龍圖閣學士知
杭州蘇軾爲吏部尚書　二月癸巳龍圖閣直學士吏部
尚書蘇軾爲翰林學士承旨而蘇轍除尚書右丞轍言臣
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官學皆兄所成

就令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況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軾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 五月丁丑龍圖閣直學士前知杭州蘇軾言臣昨緣衙前差役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責疾程頤之奸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奸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發耳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饗以嘗試朝廷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 上書逆折

其奸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禍患云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　庚辰翰林學士承旨蘇軾兼侍讀六月丙午詔蘇軾撰上清儲祥宮碑　八月己丑侍御史賈易言謹按尚書右丞蘇轍云云其兄既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聊從竄斥以厭衆心軾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既先帝厭代軾則作詩自慶曰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此身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

年書於揚州上方僧寺自後播於四方軾內不自安則又增以別詩二首撰詩板於彼復倒其先後之句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作而語諸人曰我託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且田極小事而至野花啼鳥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畢人臣泣血號慕正劇軾以買田而欣躍如此其義安在謂此生無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說乎是可謂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後於策題又形譏毀言者固常論之又作呂大防左僕射制猶更悖慢其詞曰民亦勞之庶幾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爲軾股慄夫以熙寧元豐之政百官修職庶事興起其間不幸興利之臣希冀功賞不無掊克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於周厲王之時民勞板蕩之詩

刺其亂也先朝行免役爲良法及陛下復行差役軾則以免役爲便民至敢矯稱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羨錢盡買天下負郭良田以給役人向使朝廷輕信而行之則必召亂頼言事者排其謬妄聖明察見其傾邪故斥其說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務以暴横立威故決配稅戶顏章兄弟皆無罪之人令則浙蒙貸免矣既而專爲姑息以邀小人之譽兼設欺蔽以竊忠藎之名如累年灾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熙寧七八年之患比年飢饉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豈有更甚於是者又嘗建言以興修水利者皆爲虚妄無實而自爲奏請浚治西湖乞賜度牒賣錢雇役間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鍤之類虐使捍江廂

卒築爲長堤於湖中以事游觀於公私並無利害監司畏忌無敢彈其鋒者況敢檢按其不法耶今既召還則處引貪利小人相與創言聖眷隆厚必求外補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軾轍之心必欲兄弟專國事納蜀人分據要路復聚羣小俾害忠良不亦懷險詖覆邦家之漸乎伏望聖慈鑒觀用人得失所係輕重赫然發於睿斷特行斥免天下幸甚　辛卯宰臣執政於延和殿簾前具言易疏前後異同之語退復具奏言易不惟搖動朝廷政事陰以中羣怨之憤乃詔與易外任後旨以本官知壽州　壬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蘇軾爲龍圖閣學士知潁州先是御史中丞趙君錫言先帝上仙軾作詩臺章乞正典刑侍御史賈

易相繼言之易與軾皆得外補君錫又言臣昨論蘇軾於
先帝上仙之初作詩喜幸乞正典刑及賈易劾軾之罪不
可使之補外事體至大並未蒙施行臣伏以前日蔡確之
事坐不言與救解自宰臣以下罷黜者凡八人是朝廷深
責臣子之背公死黨使天下明知無禮於君者不可不急
擊而去之也今賈易憤軾之負恩懷怨首行彈劾而言才
出口反蒙貶逐豈非與前日行事大相違戾乎蓋蔡確無
禮於太皇太后與軾無禮先帝其罪一也確則流竄遐荒
軾則一切不問太皇不行此事將何以教天下之爲母者
皇帝不行此事將何以教天下之爲子者有臣懷悖逆之
心形容於言詞如此而朝廷不能亟正其罪將何以教天

下之爲臣者伏望二聖賀以近事早賜睿斷以解釋天下之非議後數日軾入見言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述陳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挂服了當迤邐往常州自是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

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切記之於詩書之當途僧舍壁上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仙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黨挾私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爲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從之

軾於八月初八日始上此章是日即以題詩事令軾具析君錫亦以是日罷中丞今並附初四日

甲午侍御史賈易出知壽州以犯祖名改廬州　乙未御史中丞趙君錫爲天章閣待制吏部侍郎先是右正言姚勔論君錫本無風節偶至從班昵近少年追遊底里昨除

中憲內外駭聞及領職以來雷同低昂無所建明稱秦觀才美既極薦論及屬官有言施行陳首取舍反覆貽笑多士諫議大夫鄭雍論君錫傾邪柔佞風節不立供職之初即言百僚見執政官謁禁蓋向來宰相欲求自便故設此禁君錫觀望言此朝廷目為趣客中丞在臺中惟持兩可昨朝廷方用臣言按王鞏不檢事君錫素與鞏杯酒相從獨不言鞏仍諂船別之望斷自宸衷竄逐以警在位又論賈易以為君錫弱易強君錫薦秦觀既除正字易彈秦觀無行不可以污文館君錫即自劾蓋出於易劫持也易初論蘇軾題詩怨謗君錫亦相繼論軾太皇太后不悅諭三省曰君錫全無執守乃詔君錫復為吏部侍郎及三省進

呈太皇太后曰君錫非有罪但無執守耳呂大防曰誠如
聖諭大抵賈易强君錫弱爲所劫制也它日樞密院奏事
已韓忠彥問趙君錫賈易罷不知因依豈非爲言蘇軾否
太皇太后曰是也輒將題詩事誣軾先帝三月上仙軾五
月題詩猥云軾别有意似此使人何可當也目前事不言
却尋許多時事言顯是捃拾初賈易言相次君錫被賈易
使之亦言軾幸無事乃似此生事忠彥曰君錫素無執持
臣從舊識之大抵不能違人情耳王巖叟進曰君錫雖無
執持然亦非助惡之人又曰聞賈易昨來除命出聖意太
皇太后曰初不因人薦巖叟曰此人有風望忠彥曰陛下
亦必是聞此擢用乃誤陛下任使巖叟又曰賈易除侍御

史曰中外翕然稱當及來聞京師百司官望而畏之臺諫官難得如此有風望者今罷去士論甚以爲惜進退人太速亦人主所當慎願陛下留意別除丞雜猶所當慎太皇太后曰極當慎也須求老成忠彥曰宜擇忠厚者巖叟曰求得中道者用之乃善　己亥詔朝散郎賈易改知宣州御史中丞趙君錫爲天章閣待制知鄭州　七年三月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衆而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川黨之論二黨雖道不同而互相排毀詳見程頤

臺諫言程頤　川洛黨並賈易附

元豐八年十一月丁巳鄉貢進士程頤爲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以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

著及西京留守韓絳薦其學行故有是命　元祐元年閏
二月甲辰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爲承奉
郎秘書省校書郎先是王巖叟奏曰伏見西京國子監教
授程頤學極君子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
俱以德名於時陛下方欲用而顥卒賢士大夫無不爲之
咨嗟以爲朝廷之恨令者幸陛下起頤而用之臣願陛下
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
盡其用則所願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
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　二月丁卯程頤言蒙恩授宣德
郎校書郎自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辭免準朝
旨令乘遞馬赴闕祇命而未獲進見遽有此除伏望聖慈

令臣入見所降告命不敢當受詔程頤許朝見仍令上殿
己卯門下侍郎司馬光言程頤本以布衣守道不仕昨
朝廷除幕職官西京教授頤固辭及朝廷詔赴闕除宣德
郎校書郎頤又辭畀官在經筵者惟有崇政殿說書若以
新所除官充崇政殿說書足以超擢　辛巳宣德郎秘書
郎程頤爲通直郎崇政殿說書頤既上殿十四日辭恩命
之進見即以經筵命之頤面辭不許退而具奏言大率一
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
氣質變化德器成就又曰臣以爲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
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
以爲重　御史中丞劉摯言頤之辭避不已而陛下恩命

有加臣恐頤於出處辭受之際義有難安者聞頤方辭恩旨乞降指揮依頤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官之命既使得以祿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免於似是之謗頤卒留經筵攀所言不用　四月辛亥戶部言按舊例侍讀侍講說書請給一同其說書程頤未敢依侍讀侍講例支破詔程頤職錢特添作三十貫　八月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程頤兼權判登聞鼓院頤再辭之再辭據頤集從遠當考本傳乃無此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其請俸依職事官例支見錢頤在講筵嘗貿錢使或疑未得祿問之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詰戶部戶部索前任歷子頤言頤起草萊無前任歷子其意以朝廷待士使當廩人

繼粟庖人繼肉也即令戶部自為出歷子戶部初欲折支
執政謂館閣官皆請見錢豈有經筵反折支又撿例久無
崇政殿說書故戶部只欲折支今始給見錢十二月蘇軾
嘗罵程頤 見臺諫言蘇軾 二年七月乙丑左司諫呂陶上
疏論朋黨其畧曰今韓維之客程頤之死黨猶指張舜民
之事以攻臣又曰程頤素不與文仲往還忽竭文仲盛稱
賈易所言之事 詳見韓維解機務 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
諫賈易知懷州自蘇軾以題策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
多與程頤善頤口既交惡其黨迭相攻易建言請併逐二
人又言呂陶黨助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
范純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

惟謂大臣爲太甚第不可復處諫列耳太皇太后曰不責易此亦難作宗社切公等自與皇帝議之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責命亦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既退公著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將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者當此之時方賴左右力爭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於是呂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歎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此

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人品纖汚天資險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譽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除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

觀頤陳說全無發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嘗啟以無近酒色
上意未有信向而嘗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
實亦矯欺以所無有如陛下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
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
過甚益無職分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
臺諫官即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遂語及
呂陶事曰呂陶嘗補司諫命已久閣今聞復下何也如此
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
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爲
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
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

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伏望諭正頤罪倘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御史中丞胡宗愈亦言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且一切仍舊因深斥頤短謂不宜使在朝廷先是頤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退詣宰相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弗知可爲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上不悅故黜之

此據舊録稍刪潤之但削去頤流俗雅爲羣奸所知如是言者以爲間亂黜之非其罪等語新録辨誣云頤知上疾而告於宰相斯未爲過而言者乃以騰口爲罪又

取市井間語以加之甚矣今刪去按史官但當録其實以劾頤頤亦坐是黜安可没而不書若辨其是非則付來者可也

頤因三上章乞納官歸田里不報又乞致仕亦不報　九月庚申侍御王覿奏蘇軾程頤向緣小忿深結仇怨於是頤軾素相親善之人亦為之更相詆訐以求勝勢若決不兩立者乃至臺諫官一年之内章疏紛紜多縁頤軾之故也前日頤罷而言者及軾故軾乞補外既降詔不允尋復進職經筵而又適當執政大臣有闕士大夫豈得不憂雖臣亦為朝廷憂也軾自立朝以來咎愆不少然其文采後進少及陛下若欲保全軾則且勿大用之庶幾使軾不及

於大悔吝　十月知懷州賈易責知廣德軍易既罷諫職
翰林學士蘇軾中書舍人蘇轍皆乞補外詔不允於是轍
言易謝表皆謂以忠直獲罪而指言羣臣讒邪罔極朋黨
滔天上下不交忠良喪沮至引周易履霜堅冰不早辨之
言以爲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便行誅戮其間有云蘇轍
持密以告人志在朋黨而害正臣非臺諫凡易所言不敢
條析論奏惟有言臣一節理當辨明易雖頃爲諫官今出
守郡於條口不當復以風聞言事其言臣以密告人伏乞
朝廷取問密狀如所言有實臣甘俟朝典於是御史交章
論易人才庸下猥蒙朝廷不次拔擢以爲諫官而易惟諂
事程頤默受教戒頤指氣使若驅家奴頤於人物少有愛

憎易乃抗章爲之毀譽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伏望早賜指揮降黜以懲朋黨之風詔賈易已罷言職不合於謝上表內指名論事故有是責

舊録云御史交章論易謝表文過按此時胡宗愈爲中丞王覿爲侍御史豐稷爲殿中趙挺之方蒙趙屼爲監察不知言者爲誰按六月二十八日注則御史或御史蒙也交章當考

五年正月庚寅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言大中大夫致仕程珦身亡一子頤素藴學行嘗爲邇英講官令其父亡寄於喪事伏望特賜矜憫優其賻䘏知河南府韓縝翰林學士承旨蘇頌等相繼有請詔賜絹二百疋所屬葬日

量行慝副　六年五月丁丑蘇軾言臣素疾程頤之奸未嘗假之以色詞見蘇軾詩註七年三月丁亥三省進呈程頤服闋欲除館職判登聞鼓院太皇太后不許入以爲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川黨之論二黨道不同而互相排毀頤竟罷去及進呈除目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其言故頤不復得召　乙巳殿中侍御史吳立禮言竊見丁憂服闋人前通直郎程頤除授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進職無名頗駭士論按頤當元祐初用大臣論薦始除華職官充西京教授意畀小官初乃固辭及朝廷再以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召之即欣然就命蓋其

志在躁進故辭畢居尊遠冀顯達又曰備位經筵輒敢以
師臣自處欲求坐講是時臺諫官孔文仲上章斥其狂妄
固不能逃陛下知人之明即行竄黜前謫居西京欲使之
退思自省今既免喪除服還其舊任足矣一旦罷擢無名
優進儒館之職將何以懲戒妄人以聳勸多士　丙寅吳立
禮又言按頤素履非正狂妄躁進言其內行則娶甥以為
妻論其沽名則索隱而行怪以游說為事業以排闔為功
能邪說詖詞足以亂政兼頤昨以罪謫詔會未滿秩即丁
父憂朝廷因其除服免喪躐進儒館之職可謂異恩既上
章求避不自以竄逐為分懇辭優命而乃望望不足自欲
歸就田里夫人臣進退固有大義苟無意仕祿自當求致

王事以禮而去未聞去就輕易率爾要君苟求明正典刑何以懲戒在位　己卯禮部侍郎兼侍講范祖禹言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詔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眞宗之待种放不是過也陛下用頤實爲希濶之美事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臣非爲欺罔以誤聖聽者也頤在經筵切望皇帝陛下進學語及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踈則有之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爲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

而能傾大臣役臺諫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無不悵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五月甲申監察御史董敦逸言切見左通直郎直秘閣程頤雖免職名表謝云不用則已獲罪明時不能取信於上又有道大難容名高毀甚之語怨躁輕狂不可縷數臣按頤起自草澤勸講經筵狂淺迂疏妄自尊大當時有所建議人皆以爲笑談而又奔走公卿之門動搖言路陛下聖明察其疏繆止令罷職亦朝廷之寬恩也頤近因喪服除朝廷以職名加之輿議沸騰皆云座

授令頤猶不自揆肆爲狂言至引孟子伊尹以自比又自謂得儒者進退之義惑衆慢上無甚於此伏望朝廷追寢新命以協公論　丙戌詔程頤許辭免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管勾崇福宮頤初表言臣昨被責出爲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內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爲斥逐之人將何顏以立朝當自劾而引去至於五請而後聽豈可力辭以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至任滿遽丁家艱思無忝於所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恩內生愧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爲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爲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矜察

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告去今來所降告命不
敢祇受已於河內府寄納伏乞朝廷撿會臣前來五次奏
陳特降指揮許歸田里詔不許顧又言伏念臣力學有年
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希利達以干時陛下詔起
臣於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以講學侍
人生苟得致人主以堯舜禹湯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
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於是幡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
餘凡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爲辯詞解釋文義惟欲積其
誠意感通聖心庶交發志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冀不傳
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
臣每進說陛下嘗肯首應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爲

千載之遇也不思道大則難容節孤者易蹶入朝見嫉世
俗之常口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
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
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嗤公論志既求
於事道義當盡於爲臣既屢懇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
恤既終於喪制退休當遂於初心豈捨王哉忠戀之誠雖
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遲之軀得就安閑之
地口令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
期矜貸尚俾甄陞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
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
孟子所謂是爲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

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茍
得之人甚可羞也況朝廷予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
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既有崇福之命
顧即承領勅牒第稱疾不拜假滿百日亟尋醫訖不就職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四

哲宗皇帝

張舜民罷言職

元祐二年四月甲辰詔張舜民特罷監察御史依前秘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仍令赴館供職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亂權歸梁氏已久自秉常死挾乾順專横滋甚去年雖數遣使入朝然權臣爭權傳聞多端乾順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差封冊使劉奉世等及所賜金帛願勿遣緣大臣有欲優假奉世者爲是過舉且起居郎天子近臣不宜屈節屬羌令戎心桀驁宜且加兵問罪大臣指文彦博也三省樞密院奏舜民謂文彦博照管劉奉世遂差

充夏國封册使勘會差奉世即非文彥博照管故舜民有是責御史中丞傅堯俞言舜民因論邊事言文彥博照管劉奉世失實罷言職切以朝廷置御史蓋慮下情壅塞開廣口聰故許風聞言事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今舜民一言不當便奪官改差遣於舜民何損而無益陛下亦非彥博所敢安者伏乞速賜追還以叶易不遠復之義侍御史王巖叟言謹按舜民疏中引文彥博照管劉奉世之語非出自撰乃是收採衆論聞之朝廷此蓋言事君常體復有何罪伏望特回聖意還舜民言職使忠臣義士得盡其心以事陛下而衆庶之情不壅於上聞不勝幸甚殿中侍御史孫升監察御史上官均韓川皆言舜民

不當罷升言舜民所論彥博得於傳聞不敢隱默以負朝廷使令其言是所宜虛心行之其言非茍無邪枉附會之意亦當察其疎直無他以開諫爭之路今以一言之失遽行罷黜臣竊恐自是言者以舜民爲戒權臣過惡不敢復言願還舜民職任以安士論右諫議大夫梁燾言御史者守法度持紀綱之官人主或有闕失猶直言正論至於犯顏逆耳無所回忌臣下過失安得畏避不言口者今御史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之盛事也願還御史示天下以納諫求助消權臣朋比之患尊朝廷而公天下也左司諫朱光庭言舜民有正直之節司馬光賢之薦充館職陛下擢置御史士論皆以爲得人今視職才兩

月正直之節未獲少伸一言不合大臣已聞罷職竊爲陛下惜之望還舜民舊職以盡其効右司諫王覿亦以爲言俱不報　五月癸丑詔御史中丞傅尭俞侍御史王巖叟同舉監察二人尭俞巖叟等言臣先準勅同舉監察御史遂薦承議郎張舜民伏蒙除授近者舜民因言事罷職差判鼓院臣等以舜民居官有補被黜無名清議沸騰不以爲允累章論奏乞陛下特賜優容許歸言職上以全國體下以息人言臣等日俟聞納施行其監察御史闕難別舉官所有勅二道不敢祇受　己未御史中丞傅尭俞諫議大夫梁燾侍御史王巖叟司諫朱光庭王覿御史孫升韓川論張舜民不當罷御史累奏不絶庚申詔三省樞密院

召臺諫官赴都堂宣諭曰朝廷選任卿等耳目之官正要
別白是非視聽無惑故自來章奏多所允從今張舜民所
言不當豈止言文彦博主張劉奉世一事且如建言乞問
罪夏國事或從其言豈不爲國生事今只令解罷言職蓋
恐將來更有論奏難於取信若復留言職恐誤視聽今將
舜民所奏示卿等宜詳悉之堯俞等皆不受命退而奏疏
言臣等詳閱舜民章奏云今臣所奏請不是欲興師問罪
亦非要終了不封祇乞止使人不必如此遄速此語甚明
別無他意惟欲朝廷審慎而已伏望聖慈更加省覽則舜
民之過且蒙恕矣伏乞降臣等前後疏付三省公議早賜
施行　右僕射呂公著慮言者將激上意致朝廷有罪言

者之失乃奏曰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開廣言路登用直臣納諫之盛近古未有然臺諫官數人例各供職日久前後言事既多不能一一盡忠欲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更擇有名望學識臣僚使備諫諍如此則陛下於言職之臣可以全其恩意不至駭動物聽　癸亥手劄付呂公著覽卿奏以臺諫官供職日久欲稍與優遷令解言職更擇有名望學識臣僚使備諫諍詳卿忠意深欲用之宜先且可罷言職入名閑坐除擬次第密具實封進入公著即依旨條上明日後降手劄數條付公著問可否且言不須別作文字只於逐條下貼出奏入復數日堯俞等皆遷還蓋用公著之言也　丁卯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爲尚書左

丞朝散大夫守兵部尚書王存爲中大夫守尚書右丞
戊辰朝奉郎起居舍人孔文仲爲左諫議大夫承議郎大
理少卿杜純爲侍御史朝請郎殿中侍御史呂陶爲左司
諫朝奉郎兵部員外郎賈易爲右司諫監察御史韓川上
官均並爲殿中侍御史承議郎侍御史王巖叟爲起居舍
人朝奉郎左司諫朱光庭爲左司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孫
升差知濟州右諫議大夫梁燾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
先是燾於省中面詰給事中張問以謂朝廷近以大臣罷
御史當乎問曰不當燾曰言者論之是乎問曰當如此燾
曰給事既知罷御史爲非又以言者爲是初不駁正之何
也問曰是有臺諫燾曰朝廷命令之出間有失當初則有

舍人繳納中則有給事封駁至成命已行公議不以爲然諫官御史乃論之令給事不舉封駁之職乃曰自有臺諫如此焉用給事乎問引咎燾請問貪祿不去不知世所謂差恥及宰相遣使召臺諫官至都堂聽詔燾約同列曰必以張御史當繼求對至宰相而出手詔果以舜民事示言者燾同御史與宰相執政辯論久之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曰臺諫出入乃是朝廷常事燾曰樞密之言失矣先文正以正直聞天下不謂樞密以朝廷罷直臣爲常事此非公論所宜出固非燾所願聞也門下侍郎韓維曰且重惜國體燾曰臺諫論不當因大臣罷天子耳目之官正謂重惜國體使綱紀正而朝廷尊者御史之任也斥去臺諫正

諭之臣以紊紀綱曰重惜國體非所諭也上章請對明日面諭至伏地懇諫退即居家待罪孫升再劾張問引燾不知廉恥等語於是批旨付三省曰巖叟光庭觀川等久在言路多所規益宜稍遷擢燾於禁省詰同列升朋附燾宜罷於是巖叟皆遁遷而升燾有是命　尚書左丞劉摯言臣伏自罷去言職待罪都省以來不復以章疏論事者蓋以謂職在執政苟有所見自當與同列僉議進對顯奏公言而行之不當私有密請乃有不得已之事須至一言冀効方一十五日呂公著送示內降批旨罷諫官梁燾等或稍遷或移易或免黜者共十數人臣竊料陛下必以近日張舜民事言者激諫紛紛不已舜民輕言以及元老一失

也議者欲慰大臣而罷御史又一失也言者知救舜民以全言路而不能體聖朝優禮元老之意又一失也今朝廷又從而移罷臺諫則恐不止於三失而朝廷之失最處其大者也此臣所以夙夜傍偟深爲之惜也今成命已行臣不敢盡乞改正所以區區言之者非獨爲數人蓋所惜者朝廷事體耳數內孫升梁燾外議皆以爲責之太重臣欲望聖慈詳酌寛此二人之責還其責任以救言路以扶忠臣之氣　丁丑手詔付呂公著曰纂㕜不能自力爲朝廷論事而多計會己下之官符同論列及薦張舜民不當欲行黜責然以前後論事頗多不欲深罪難爲授起居舍人今因堅請外補欲除與一直集賢院提點刑獄差遣於恩

禮不爲不優也如中理則持批巖叟再乞外補狀付外施行御相度如何却封進入公著言巖叟近日言張舜民罷爲過但自來臺諫亦是相率論事今若因其堅乞補與除直龍圖閣知藩郡近時朱服滿中行皆自起居舍人因有人言如此除授又批付公著曰王巖叟在言路日淺雖有除命比朱服滿中行不曾赴職御相度於龍圖閣下一等職任擬定實封進入竟以巖叟爲直集賢院然故事知雜侍御事無提點刑獄者乃除知齊州　六月戊子御史中丞傅堯俞罷知陳州王巖叟既辭起居舍人以直集賢院知齊州堯俞乃言與巖叟事始末同願并罷中丞補外故有是命　壬辰承議郎秘閣校理張舜民通判虢州

月乙丑呂陶上疏論朋黨見韓維解機政

韓維解機政　呂陶附

元祐二年七月壬戌御劄付中書省曰門下侍郎韓維嘗面奏范百祿任刑部侍郎所爲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件經今多日疑無奏牘及今關具聞奏卻稱須候討尋

御集賜韓維手劄卿向日延和殿奏侍與范百祿理會十數事可只令開具進入不知是何月日令附此

夫輔臣奏劾臣僚當利章疏明論曲直豈當但口陳意欲無迹既無明文何異奸譏維爲輔臣不正如此將何賴焉可罷門下侍郎守本官分司南京仍放辭謝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上疏言維昨與范百祿爭論刑名等事若

以爲性强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奸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僚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來嘗須有章疏此來批語所罪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有仇嫉之人飛語中傷以惑聖聽況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伏望稍回聖慮其批降指揮只在臣處收掌聽候聖旨

是日中批付呂公著曰覽卿所奏爲罷韓維事不惟性强好勝今日觀維族人知識布在要津與卿孰多以此人多不平維之强横若俟其有請而後罷則今後朝廷何敢行事紀綱自此不復振也卿更詳度作文字進入中書侍

郎呂大防亦上奏曰臣竊詳韓維忠讜有素士望甚高陛下自初臨政擢維於沉滯之中委以柄用賢士大夫莫不稱頌威德爲之相慶一旦忽以奏事差失遽行遣責恐非所以風示四方開接衆正之體中批付呂大防曰覽卿所奏韓維事維爲大臣臣僚罪惡自當行公豈有口陳而已者此不爲罪爲何耶宜依已降指揮施行日後果有臣僚踊言營救必當重行貶竄　癸亥公著上奏曰昨日兩劄子論列韓維不當責降事伏蒙聖慈特降批旨稍霽威嚴仍令臣更詳度作文字進入者臣所以區區論奏蓋以韓維於兄弟中最有美譽亦別無奸邪顯狀若詔命一出恐必致四方譏議臣伏思陛下自去春以來包容蔡確等使

自引去獨於韓維不能稍恐耶伏乞聖慈少留神慮其元
降到指揮謹同封進入是日中批付公著曰卿所口韓維
兄弟中最賢以兄弟推之則粗有虚名若考實則口維之
欺罔宜在不赦然以卿累言更不欲重責止令其罷門下
侍郎與一知州差遣卿宜先定一州郡實封進入降出文
字施行公著即上奏擬上鄧襄兩郡及令帶資政殿大學
士更乞裁酌　甲子詔韓維除資政殿大學士乞知鄧州
然猶用前責詞公著乃與中書侍郎呂大防同奏曰此大
事也更乞訪問太師文彥博同知樞密院范純仁言令韓
維未聞別有大過不候封章陳請遽然逐去必有奸人密
行譖訴上誤聖聰致陛下用賢不終使大臣失進退之節

實恐正人失望有虧聖政伏望陛下深加睿思臣與韓維亦沾姻戚既欲上裨聖化難避嫌自安更乞聖慈遍詢文彥博呂公著以下諸大臣則知維之邪正中書舍人曾肇封還韓維詞頭具狀曰臣伏思韓維所言若百禄果有不正及非理事迹則維言爲當罪在百禄百禄無之則維不爲無罪伏望陛下質以公議則是非自見所有告詞臣未敢修撰太皇太后批付肇曰輔臣奏劾臣僚豈有案牘不具徒口奏而已哉蓋是出於容易謂予聽覽可欺也以此罷其職豈謂與范百禄較正是非然後爲有罪耶且依前降指揮作文字施行肇復具奏曰臣前奏乞令韓維指陳范百禄所爲不正及非理事迹者非欲令維與百禄較正

是非正欲覈維之欺君與不欺君耳若維所陳皆中百祿
之病則是維與執政敢爲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眞得大臣
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謂之欺哉古者坐而論道
謂之三公豈具案牘爲事哉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
以爲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以謂陛下以
疑似之罪而逐大臣恐陛下威德不爲無損不報先是左
司諫呂陶累章論維怙勢任情陰竊威柄方陛下垂簾聽
政不宜使大臣如此專恣若不早賜罷免邪計必行邪黨
必勝非朝廷之福

陶家傳云五上章論維然未見陶五章實錄稱御史論
維多除用親屬蓋指陶也陶論維除用親屬亦不一章

及維罷免時陶已爲諫官不爲御史矣不知實錄所稱
御史果何人上官均自殿院與陶同日徙他官均固嘗
論維但其章弗存耳今依陶家傳略有此數語更須考
詳今徽錄均傳亦不載嘗有章劾維奏議亦無
及是又言伏聞有旨差維知鄧州此陛下深得制御大臣
之術聳動四海懾服萬方自古聖君英主無以過此宗社
幸甚天下幸甚然曾肇敢封還詞頭者蓋肇向忝中書舍
人累有臣僚彈奏維爲肇力主張之今日肇以此報德耳
臣又風聞肇與韓族議爲婚姻若果如此聖明更賜審察
乙丑左司諫呂陶爲京西轉運副使殿中侍御史上官
均爲比部員外郎 先是御史杜純右司諫賈易等緣張

舜民事劾陶均面欺同列而陶自請補外上疏論朋黨曰臣起自疎遠無左右之助陛下擢於衆人之中付以言責之任感恨自誓恨無以報萬一然臣嘗爲諫官御史當導朝廷肅臣下謹名分正紀綱遠比周然後爲稱職故遇事必言不暇恤已牴牾同列亦既多矣違戾權貴亦已甚矣頃因程顥不識君臣之分欲就別殿說書臣以謂禮貴防微事宜戒漸名分一替實生厲階乃封章論其不可奏削方上而陛下已晤其失有旨改正則是顥之妄請不待臣言而陛下已辨也臣於顥素無嫌怨所論奏者乃職事耳非欲沮顥而伸已也同舍緣此反目相視不啻仇敵陰懷睚眦伺隙求報未幾張舜民罷職臺諫紛然共議營救亦

欲率臣同入文字臣既思慮短闇始欲救之遂諾長貳以謂可言既而再思理有不可其後全臺具疏力來強臣臣乃詳論舜民之言不可從舜民之罪不當救而却其請不敢雷同及至召赴三省宣諭其人各以爲恨懷怨愈深意欲使臣不可獨逸遂形惡奏上浼聖聰仰賴陛下睿聖天縱照見邪隱朋黨不攻自破孤臣獲全今韓維之客程頤之死黨猶指舜民之事以攻臣是朋黨之勢復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深憂也臣安可忍默不辨而去哉令政令得失及生民之利害必有大於舜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言臣者非他也其一則賈易爲程頤報怨也其一則杜純以此悅韓維也韓縝誤神宗之政事韓宗師忝秘

閣之除命韓宗儒鐵惡之迹郭茂恂贓貪之罪臣累嘗彈劾則維之憾臣亦深矣彼杜純者與韓氏爲婚姻則純之言臣以爲悅韓維迹狀亦明矣至於賈易爲顧之黨則士大夫無不知之今二人者不知何詞以罪臣也謂臣已嘗出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覆之罪乎是不許臣深思而欲臣苟合也謂臣見同官罷職不出力以救之爲薄於風義乎則事固有輕重理固有取舍不可執一而言也臣之罪止於此而言者源源未絕必欲臣廢逐而後已臣深痛朋黨之弊至於斯也伏望陛下哀憐矜照罷臣言職免使紛紜之議煩惑天聽臣不勝幸甚　又言杜純至臺以來朝廷累送刑名公事付臺定奪純獨持深議意務在殺

與胡宗愈等各狀論奏近日阿表之事是也

此亦可見其附韓維矣賈易既與臣異又欲牽孔文仲上殿論奏文仲拒之程頤素不與文仲往還忽謁文仲感稱賈易所言之事因以言誘文仲欲令言之文仲深不平其說此朋黨可見矣又言所除臺官趙挺之乃邢恕妻兄從程頤學因杜純得爲御史以順與臣之故亦必言臣惟陛下幸察易凡五狀言呂陶其畧云傳堯俞王巖叟近嘗彈陶爲不曾論列張舜民而面欺同列言已有文字蒙降朝旨令其分析傳聞呂陶不自引咎尚敢毀誣忠良以爲强橫逼使言事如果其然何陶之小人而無忌憚一至於此且堯俞巖叟亮直一心求以報國天地鬼神固亦鑒其誠

意謂紳士大夫苟有知者孰不稱其賢而深惜其去而陶也詭譎奸人安然履位按陶習尚畀凡猥同市井包藏深阻險於山川託朋附以自安懷機穽而難保及是陶與均罷言職陶外補而均內徙

兩人俱罷言職均內徙而陶外補蓋易攻陶特甚或由此出命不同均曲折當考趙挺之除御史在六月二十八日

戊辰遼史辭呂公著於便殿復諭責韓維事是日內批付公著曰卿適奏改韓維詞頭欲作何意公著即具奏乃詔中書省韓維告詞宜作均勞逸意舍人蘇轍實為之　辛未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韓維為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新舊錄並書御史論維多除用親屬故罷獨不稱御史姓名按論維多除用親屬有呂陶章疏可考然當時罷維乃專坐口陳范百祿過惡而不具文字呂公著家傳及呂大防家所藏御劄並曾肇奏議載其事甚詳不知舊錄何故都不取而新錄又因之

八月庚子新知鄧州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知汝州維辭機政出而其兄絳言其病痒請汝州以便醫故有是命

王覿罷諫議

元祐三年五月辛酉右諫議大夫王覿言胡宗愈自爲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爲比周力排不附已者而深結同於已者操心頗僻如此豈

可以爲執政内批王覿論列不當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差
遣仍不得帶職其日戊午也
十二日也覿章當求全本增入覿有章疏乃獨無此當
考
翼日己未呂公著言臣與王覿舊不相識在前朝及陛下
臨政之初並不曾薦舉但見覿自任言責以來凡言數事
最爲穩當今來若止爲論列胡宗愈便行責降未必協衆
情其内降指揮臣與呂大防范純仁等商量亦未敢行下
伏乞陛下特與包容更加聖慮裁酌後二日辛酉公著與
大防純仁再論於簾前太皇太后曰胡宗愈有何罪司空
與司馬丞相皆親嘗薦之公著曰宗愈在先朝誠有直聲

然自任中執法頗爲浮議所惑所言事多不協衆望劉摯進說甚力太皇太后厲聲曰若有門下侍郎爲奸邪甘受之否摯頓首謝曰陛下審察毀譽如此天下幸甚然朝廷當顧大體胡宗愈亦非所顧文彥博曰劉摯言事頗賜采納太皇太后意猶未解是日公著與文彥博及大防純仁等面口純仁退而上疏曰臣昨與呂公著等口令日與彥博等兩次簾前奏陳乞寬王覲之罪蓋欲假借臺諫使人人敢言其心止於如此更無他意側聞聖訓以謂朋黨甚多宜早施行恐於卿等不便以臣愚見朝廷本無朋黨只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憂難進遂以善人相稱舉者皆指以爲朋黨所以臣等不避違迕

覼縷開陳罄竭愚誠冀回天意臣若面從順旨則是苟容之臣何足以副陛下之求何足以處羣臣之右又況彥博公著等是累朝舊人陛下留在左右輔翊皇猷未嘗有闕令日豈有雷同罔上庇護黨人盖其愛君之心與臣無異惟在陛下深加採納所有元降出貶王覿官文字臣未敢簽書更乞聖心熟慮又奏臣曲謝日已曾奏聞昔先臣與韓琦富弼蒙仁皇同時用爲執政三人各擧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不得進者遂造謗語指爲朋黨先臣與韓琦富弼皆得補外所用之人類遭貶逐當時構謗之人皆欣快相賀曰且得一網打盡此事未遠衆人猶知亦可以爲朝廷深戒因録進歐陽修朋黨論

此據曾肇墓誌

中書舍人曾肇言臣今月十八日吏房送到詞頭五月十三日奉內降指揮王覿言事不當與一外任合入差遣不得帶職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知潤州者臣承乏近侍理未有安合具數奏臣伏見陛下臨政以來開廣聰明大啟言路拂意逆耳詆訐狂妄常人之情所不能聞者莫不虛心克己溫辭色以受之故如覿者身在言責有所聞見不得不爲陛下盡言而無隱也陛下未以其言爲然猶當寬大含容未宜遽棄覿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以重輕而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屈屈在此一舉臣不得不爲陛下慮也伏望陛下以覿所論質之公議苟其言可取固當

行之如無足採亦願陛下容之度外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不罪人言始終如一所有制詞未敢修撰　庚午承議郎右諫議大夫王覿直龍圖閣知潤州尚書右丞胡宗愈上表乞罷改除閣慢差遣詔答曰朕開獎言路通達下情雖許風聞猶當核實豈以無根之語輕搖輔政之臣朕方馭衆以寛退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大邦朕既無負於聽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秖服乃事毋自爲口藉軾之詞也　監察御史趙挺之奏王覿因言執政而罷朝論以覿任職皆爲覿負屈伏願追改責覿之命又言臣僚多言胡宗愈之失今朝廷獨責覿外論尤以爲疑

編類章疏五月二十五日三十日事附此

監察御史楊康國奏一二年來陛下略不復假言路去年逐張舜民今歲又罷王覿皆緣論及執政而歲歲逐諫官御史伏乞追寢罷覿之命

鄧温伯再入翰苑

元祐二年八月甲辰翰林學士承旨鄧温伯以母喪去位五年二月己卯知亳州龍圖閣學士鄧温伯為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王巖叟封還詞頭言温伯賦性憸柔巧於附會元豐之末已在翰苑交結蔡確求固寵禄及陛下踐祚之始褒嘉大臣是時王珪實位上相温伯草珪麻制曰預定議於禁塗及為確詞則曰尤嘉定議之功輕重之間包蓄奸意陰受邪說以壞王珪之美徼幸異日操心不忠

莫大於此及確之敗罪狀方露適在憂制未正典刑昨者外除嘗有天官之命門下封駁就改亳州搢紳之間已有疑論令方累日還復禁林非惟邪正之混淆實恐賞罰之差惑伏乞收還除命別選賢才庶遠奸人以隆聖德詔以次舍人鄭雍撰詞既而給事中鄭穆再封還告命不聽御史中丞梁燾等相繼論列亦不聽 巖叟又言臣近封還溫伯詞頭蒙指揮以次舍人撰詞緣其日亦是臣當直退而自省苟非臣疏謬無此處分若猶冒處義實難安伏望聖慈矜察特許罷職以適愚分詔不允 巖叟又言今溫伯之用以邪亂正有害治體臣所以輒敢封還冀以忠良易此柔佞而蒙不回初命從改詞臣則是臣濫居職分無

補聖時莫伸守官之義有愧代言之責伏望聖慈檢會臣
前奏早賜俞允居兩月巖叟竟從官　四月丁酉詔龍圖
閣直學士鄧溫伯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其翰林學士承旨
告繳納溫伯告命既出言者論駁不已故有是詔王巖叟
又封還詞頭奏曰臣昨封還溫伯除翰林承旨詞頭伏奉
指揮以次舍人撰臣以所言無取兩乞罷職未蒙俞允今
日別承溫伯改除侍讀詞頭臣亦不敢輒行緣臣本論人
才之邪正不爭職名之高下伏以陛下富於春秋以進學
爲急正當慎擇正人日侍經幃以輔養聖德之時而進邪
佞以置左右臣竊懼焉伏望收還新命俾易善藩庶不累
日新之命獲闡至公之論詔以溫伯知南京既而後從初

命　辛丑詔鄧溫伯依三月十四日命除翰林學士承旨
其四月二日提舉醴泉兼侍讀除命勿行始太皇太后諭
執政令以溫伯知南京既而曰且記取使與還及退右丞
許將謂同列曰簾中語殊未婉順盍再將上中書侍郎傅
堯俞和之呂大防以為然時鄭雍聞王巖叟再封還詞頭
亦上疏乞辨邪正曰朝廷頃除溫伯為學士承旨而衆言
交攻一旦改命乃使日侍天子左右得以納說臣不知溫
伯為邪而退之或以為無過而用之也於是執政並雍疏
進呈卒從初命而有是詔雍所撰承旨告猶在閤門乃從
溫伯拜受　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言臣伏見朝廷除溫伯
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則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繼又給事兩

次封駁臣竊謂至公之朝必無遂非之理遷延累日未敢論列比聞傳報前命復下搢紳相顧莫不失色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說及覩告詞乃知陛下以扳附之故遂加恩寵臣獨疑其不然須至辨正前代創業之主經綸草昧乃有豪傑之士用爲佐命之臣謂之扳附可也繼體之君或由儲貳或自藩邸春官王府咸備僚屬以其有保傅之恩調護之効謂之扳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齡未遑出閤誕膺天命遽登宸極中間温伯雖曾掌牋記何嘗得望清光而遂以扳附加之顯爲非據　又言温伯資稟奸邪貪附權利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勢均力敵更相傾陷温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巧搆側媚情態萬狀元豐間蔡確用

事悉心付託召自成都置之翰苑及陛下纂承天極褒賞
輔弼温伯草王珪麻制則曰預定議於禁塗爲確命詞曰
尤嘉定議之功臣聞太皇太后之立孫神宗皇帝之與子
上當天意下符人望聖心先定不假外謀考經稽古無一
不合確實何力敢貪天功　庚申御史中丞梁燾擢户部
尚書左諫議大夫劉安世爲中書舍人燾等並以乞罷鄧
温伯承旨除命不從辭所遷官不拜詔遣中諭燾燾促令
受告仍押赴省供職燾既謝即言過坤成節上壽訖當請
外而安世以病卧家訖辭之　六月辛丑侍御史孫升殿
中侍御史賈易言温伯朋邪不忠止知文奸言以堅附蔡
確不顧傳制命以欺惑後世温伯有負國欺天之罪中外

共知　己酉御史中丞蘇轍言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
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
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洶洶經月不定而
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溫伯既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
是以公議皆謂朝議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　七月
丁亥侍御史孫升言凡命制詞者比其臣爲稷契伊周則
其君爲堯舜湯武不言可知矣今溫伯既比蔡確爲周勃
誅諸呂定劉氏則未審以何后比方聖上也豈不知有所
譏哉又曰及在受遺之列尤嘉定議之功安輯庶邦有若
召公之老可屬大事莫如周勃之忠此言確受遺事也此
皆叙事之詞不可無實也伏望陛下以臣所論宣付大臣

早定邪正是非庶他日奸臣無以藉口　癸卯中大夫門下侍郎劉摯言自三兩月以來士大夫洶洶於下造作語言更相窺伺人心不安皆將溫伯及燾等去住陰卜朝廷意旨才見溫伯就職便謂朝廷有意動搖政事邪佞之黨無不欣然得意見燾等罷言職便謂疎薄諫諍從來憂國之臣莫不疑懼去留之際中外便生觀望動搖事機無甚於此　六年二月癸巳翰林學士承旨鄧溫伯爲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先是溫伯撰興龍節祝壽詞用負黼扆凴玉几等字殿中侍御史岑象求劾溫伯非所當用以祝壽適象求差入別試所侍御史孫升又繼論之章三上尋有詔復召朱光庭爲給事中劉安世爲中書舍人及除蘇軾

吏部尚書太皇太后諭執政令蕭承旨於是温伯有是命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四